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中医文献学

供中医药类专业用

主编 严季澜 张如青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供中医药类专业用)

主 编 严季澜 (北京中医药大学)

张如青 (上海中医药大学)

副主编 (按姓氏笔画排列)

刘更生 (山东中医药大学)

李继明 (成都中医药大学)

陈仁寿 (南京中医药大学)

秦玉龙 (天津中医药大学)

蒋力生 (江西中医药大学)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医文献学/严季澜，张如青主编. - 第2版.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2.9
(2011.5)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ISBN 978 - 7 - 80156 - 360 - 6

I. 中… II. ①严… ②张… III. 医古文 - 文献学 - 中医学院 - 教材 IV. G257.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6676 号

中 国 中 医 药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28 号易亨大厦 16 层

邮 政 编 码 100013

传 真 010 64405750

北京 市 卫 顺 印 刷 厂 印 刷

各 地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

开本 850 × 1168 1/16 印张 22.5 字数 525 千字

2011 年 5 月第 2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156 - 360 - 6

*

定 价 35.00 元

网 址 www.cptcm.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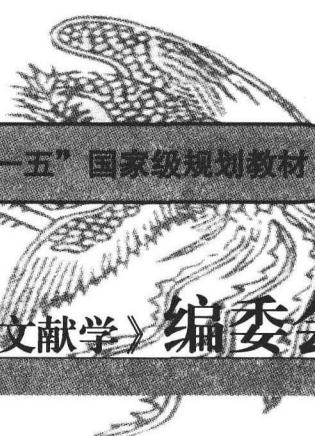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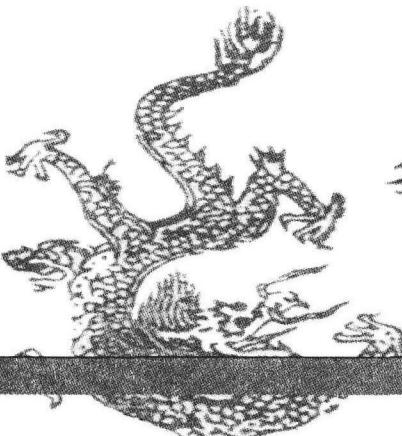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调换

版 权 专 有 侵 权 必 究

社 长 热 线 010 64405720

读 者 服 务 部 电 话 010 64065415 010 84042153

书 店 网 址 csln.net/qksd/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中医文献学》编委会

主 编 严季澜（北京中医药大学）

张如青（上海中医药大学）

副 主 编 (按姓氏笔画排列)

刘更生（山东中医药大学）

李继明（成都中医药大学）

陈仁寿（南京中医药大学）

秦玉龙（天津中医药大学）

蒋力生（江西中医院）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新智（安徽中医院）

牛淑萍（安徽中医院）

叶新苗（浙江中医药大学）

刘景超（河南中医院）

孙洪生（河北北方学院）

李应存（甘肃中医院）

李柳骥（北京中医药大学）

李渡华（河北医科大学）

林 楠（福建中医药大学）

林 肖（北京中医药大学）

金芷君（上海中医药大学）

高日阳（广州中医药大学）

曹 瑛（辽宁中医药大学）

潘远根（湖南中医药大学）

戴 铭（广西中医院）

主 审 顾植山（安徽中医院）

修订说明

《中医文献学》课程是培养学生使用、整理与研究中医文献能力的一门重要课程，目前全国已有 20 余所中医院校将其作为必修课或选修课列入中医专业本科或研究生的教学计划。学习此课程对于提高学生使用和研究文献的能力，加强学生的文献根基，扩大其知识面，都具有重要作用。

本书自 2002 年出版以来，受到全国各中医药院校的广泛好评，被评为“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优秀教材”，并被列入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鉴于本书已使用多年，不少内容需要修订完善。按照全国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的安排，本书编委会于 2008 年 12 月在广西南宁召开了教材修订会议，2009 年 12 月在山东济南召开了定稿会议。本次修订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1. 上编、下编内容互调。调整后的上编为“中医文献学基本理论与方法”，适当充实中医文献学基本理论与中医文献整理研究方法的内容；调整后的下编为“中医各类文献源流”，合并、删减有关内容。

2. 删去原“中医文献的训释”一章，因该章内容基本上属于医古文课程的内容；删去“基础理论类文献”一章，因该章的文献较少重要著作，个别重要著作已归入其他相关各章介绍；删去“男科类文献”，因为该类古代文献很少单独的专著。

3. 将“针灸类文献”与“推拿类文献”二章合并为“针灸推拿类文献”一章。

4. 增加“中医文献的载体与形制”一章。以使学生系统了解中医文献载体的嬗变、发展以及中医文献的源头，以扩展视野。

5. 改正了原书的一些不妥之处，吸取了近年来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有些章节进行了较大的修订或重写。

在编写过程中，林毅、李柳骥和刘文礼同志在审稿、统稿及资料核实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此谨致谢意。尽管我们作了较大努力，但因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缺点与错误，为进一步提高本教材的编写质量，有利于教学，我们殷切希望各地中医院校同道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提出宝贵意见。

《中医文献学》编委会
2011 年 4 月

目 录

概 论	1
-----	---

上编 中医文献学基本理论与方法

第一章 中医文献的载体与形制	21
第一节 甲骨、金石	22
第二节 缪帛	25
第三节 简牍	27
第四节 卷轴	31
第五节 册叶与线装	33
第二章 中医文献的目录	36
第一节 概述	36
第二节 目录的结构与类型	38
第三节 中医专科目录	41
第四节 综合性目录	47
第三章 中医文献的版本	51
第一节 概述	51
第二节 古籍版本的款式	54
第三节 古籍版本的类别	55
第四节 版本的鉴别	61
第五节 版本的利用	64
第四章 中医文献的校勘	68
第一节 概述	68
第二节 校勘的主要对象	71
第三节 校勘的基本方法	74
第四节 校勘记的撰写	80
第五节 校勘的注意事项	85
第五章 中医文献的辨伪与辑佚	89
第一节 中医文献的辨伪	89
第二节 中医文献的辑佚	96

下篇 中医各类文献源流

第一章 医经类文献	103
第一节 内经类文献	103
第二节 难经类文献	111
第二章 伤寒金匮类文献	122
第一节 伤寒类文献	122
第二节 金匮类文献	132
第三章 诊法类文献	137
第一节 诊法类文献述略	137
第二节 诊法类名著提要	144
第四章 本草类文献	158
第一节 唐代以前的本草类文献	158
第二节 宋金元时期的本草类文献	163
第三节 明清时期的本草类文献	167
第四节 近现代的本草类文献	174
第五章 方书类文献	178
第一节 唐代以前的方书	178
第二节 宋金元时期的方书	182
第三节 明清时期的方书	188
第四节 近现代的方书	196
第五节 日本、朝鲜的方书	200
第六章 温病类文献	204
第一节 唐代以前的温病类文献	204
第二节 宋金元时期的温病类文献	207
第三节 明清时期的温病类文献	209
第四节 近现代的温病类文献	213
第七章 内科类文献	215
第一节 先秦两汉时期的内科类文献	215
第二节 晋唐时期的内科类文献	217
第三节 宋金元时期的内科类文献	220
第四节 明清时期的内科类文献	230
第五节 近现代的内科类文献	244
第八章 外科类文献	250
第一节 唐代以前的外科类文献	250
第二节 宋金元时期的外科类文献	253

第三节	明清时期的外科类文献	254
第四节	近现代的外科类文献	257
第九章	骨伤科类文献	261
第一节	唐代以前的骨伤科类文献	261
第二节	宋金元时期的骨伤科类文献	264
第三节	明清时期的骨伤科类文献	266
第四节	近现代的骨伤科类文献	269
第十章	妇科类文献	272
第一节	唐代以前的妇科类文献	272
第二节	宋金元时期的妇科类文献	275
第三节	明清时期的妇科类文献	277
第四节	近现代的妇科类文献	282
第十一章	儿科类文献	286
第一节	唐代以前的儿科类文献	286
第二节	宋金元时期的儿科类文献	288
第三节	明清时期的儿科类文献	292
第四节	近现代的儿科类文献	297
第十二章	五官科类文献	302
第一节	唐代以前的五官科类文献	302
第二节	宋金元时期的五官科类文献	306
第三节	明清时期的五官科类文献	308
第四节	近现代的五官科类文献	312
第十三章	针灸推拿类文献	316
第一节	先秦汉魏时期的针灸推拿类文献	316
第二节	南北朝至宋元时期的针灸推拿类文献	319
第三节	明清时期的针灸推拿类文献	323
第四节	近现代的针灸推拿类文献	328
第十四章	医案医话医论类文献	333
第一节	医案类文献	333
第二节	医话类文献	340
第三节	医论类文献	342
	参考文献	347

概 论

一、中医文献学及其研究对象与内容

中医文献学是中医药学与中国古典文献学相互渗透的一门边缘交叉学科，由于它是以古典文献学理论为基本框架，以中医药古籍文献为具体内容构建起来的，因此有必要对古典文献的基本概念、作用和中医文献的概况作简要叙述，并对中医文献学的研究对象与内容作简要介绍。

（一）古典文献的基本概念与作用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儒家经典《论语》。《论语·八佾》记载了孔子的话：“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东汉郑玄注：“献，犹贤也。我不能以其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宋代朱熹注：“文，典籍也；献，贤也。”（《四书章句集注》）综合古人注义，文献之“文”指文章典籍，“献”指能传述典章制度的贤士。古代学者所谓“征文考献”，就是说要了解一个时代的典章制度（礼），就必须取证于典籍的记载，同时采访熟知典章礼制的耆旧宿贤。宋末元初学者马端临首先以“文献”二字自名其书——《文献通考》，虽仍分别“文”、“献”，但“献”已由贤人衍变为贤者的议论记录。后来“文献”一词渐渐不再分释，而专指各种图书资料。明初编纂的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初名《文献大成》，即取该书包含各类图书之义。社会发展至今日，文献的概念比其原义大大扩展，1984年4月1日国家标准局公布实施的文献标准定义是——“文献：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根据此定义，文献含有三大要素：记录有知识、依附于一定的载体、有一定的记录手段或方式。此定义内涵颇广，除书籍、期刊等出版物外，凡载有文字的甲骨、金石、简帛、卷轴、拓本、图谱、照片等，皆属文献范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文献的形式又有了很大的变化。现代文献的概念已不局限于传统的文字图书资料，以现代信息存贮技术为记录手段的文献，如缩微胶片，各类视盘、光盘，电子书等，尤其是计算机数据库文献，已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

古典文献专指古籍而言。数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创造出丰富而灿烂的各类文化硕果，主要存录于浩如烟海的古代图书典籍之中，这些就是古典文献。而其中与某一学科知识范畴相关的图书资料，就是该学科的文献。发掘、搜集、整理、研究这些图书资料，使之为各个学科、各个层次的专业工作者所了解、掌握和利用，并在此基础上传承、创造新的科学文化，进而为全人类作出贡献，这就是古典文献学的任务。

文献与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关系密切，概括起来，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文献是人们获取、传承知识的重要媒介。文献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即具有可记录的内容与工具、手段时）的产物，并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不断发展。人类认识社会与自然界的种种知识的积累、总结、贮存与提高，主要是通过文献的记录、整理、传播与研究实现的。文献能使人类的知识突破时间、空间的局限而传之久远。

第二，文献与人类社会相互依存，共同向前发展。文献记述的内容，反映了人们在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知识水平；同时文献的存在形式（诸如记录手段、书写材料、构成形态与传播方式等），又受当时社会科技文化发展水平的影响与制约。例如在纸发明以前，我国的古人只能在甲骨、金石、简帛上作记录；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古人只能凭手工抄刻来记录文献。然而，正是在文献的初级原始阶段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我们的祖先才发明了纸与雕版印刷术，使得文献的记录方式和传播速度发生了飞跃。人们又从文献中汲取、利用知识贡献于社会，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文化的进步与发展。由此可见，社会的发展水平决定了文献的内容与形式，而文献的继承、传播与创造性的运用又反作用于社会，成为社会向前发展的推动力。前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的名言“书是人类进步之梯”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第三，文献可以为科学研究服务。任何一种科学研究都必须广泛搜集文献资料，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分析其中的信息，探求其内在的联系，进而可作更深入的研究。例如现代科学非常重视对太阳黑子的研究，因为大量的太阳黑子能干扰无线电通讯。我国古典文献中有关太阳黑子的记录，是世界上最早、最准确、最丰富的。我国现代气象、地理学家竺可桢广泛搜集古典文献中的古代天文、气象资料，从中整理出自公元前43年（西汉元帝永光元年）至1638年（明思宗崇祯十年）间，有关“太阳黑子”的文献记载共106条。在此基础上，通过研究，推算出太阳黑子的活动周期为 10.6 ± 0.43 年。国外学者也纷纷利用我国古典文献研究太阳黑子。如德国弗立茨根据我国古典文献的有关记载，研究太阳黑子与地磁感应的周期性；英国萧夫引证我国古典文献的有关资料，探讨太阳黑子与地球极光的关系；日本神田茂综合中国古典文献的记载，编制了太阳黑子表。再如英国李约瑟花费数十年时间编成举世瞩目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就是在收集、引用大量中国古代科技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中国医学史上两位著名医学家唐代孙思邈与明代李时珍，同样也是在查阅、参考大量古代文史著作与医药文献的基础上，分别写出了不朽的名著——《备急千金要方》与《本草纲目》。又如中医基础理论的现代研究，古代病证、治法、方药的现代研究，无一不是在充分搜集、整理、研究古典医药文献的基础上进行的。

综上所述，文献对人类的文明、社会的进步至关重要。事实证明，从事任何一门学科研究，都需凭借既有的相关文献。无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古典文献在许多学科的现代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相信在现代信息社会中，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古典文献定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二）中医文献学的研究对象与内容

知识范畴属于中医学领域的文献，即为中医文献。中医文献包括古代中医文献与现代中医文献。

中医文献学是探究中医文献的学术源流，探究整理、研究、利用中医文献的方法及其理论的一门学问。中医文献学主要研究中医文献的著录、考订与整理，以目录、版本、校勘为核心内容。在现代信息社会中，作为中医药信息的开发利用，中医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应包括历代中医文献传承嬗变的概况，各类中医文献的学术源流，中医文献整理研究的方法（包括古代文献的整理和现代文献的处理），中医文献的利用价值与利用规律等。

二、学习《中医文献学》的目的、意义和方法

（一）目的和意义

中医院校开设的《中医文献学》课程，需针对培养目标，为培养目标服务。鉴于中医专业本科生的培养目标主要是临床中医师，因此，本课程内容在扼要概述中医文献学理论的基础上，较多地联系中医临床实际，介绍各类中医文献的学术源流，突出切合实用的宗旨，指引研读、利用中医文献的门径。

中医文献是中医学术的载体，事实证明，中医文献不但在构建和发展中医药学术体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至今仍具有很强的临床实用价值。中医药学是个伟大的宝库，由于历史的原因，古代劳动人民与疾病斗争中长期积累的大量宝贵知识和经验，尚未得到很好的总结和开发利用。现行中医教材由于受篇幅、内容及教学课时所限，尚难以全面涵盖中医各家的学术特色和防病治病的经验。古今中医文献就是能够囊括这些内容的最重要的资源宝库。开发利用中医文献，是全面继承中医学的基础性工作。作为高等中医院校培养的高级中医药人才，不能仅仅满足于掌握中医专业教科书的内容，还应该深入研习古今中医药文献原著。通过中医文献学的学习，可以掌握研读、整理、利用古今中医文献的方法，开阔学术视野，更全面地了解中医学；还可以依循门径，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登堂入室，为今后中医学某一门类的深造打好基础。

《中医文献学》是一门培养中医专业学生研读利用中医文献能力的重要课程，它引导学生如何从浩瀚的中医药文献中甄别、选择和阅读中医药文献，从古今中医药文献中发掘宝藏，汲取营养，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水平。因此，《中医文献学》应当是每个中医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

（二）学习要点与方法

中医专业开设的《中医文献学》课程，是让学生在了解载体、目录、版本、校勘等文献学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掌握历代中医各科文献源流的概况，知道什么科该读什么书，各书的特点和价值何在。至于文献整理的理论与方法，应该是中医文献专业学生重点学习的内容。对非文献专业的学生来说，主要是学会如何甄别、利用文献整理的成果。因此，在学习方法上，应当围绕这一目标来抓重点。比如学习版本时，重点不在版本鉴别的方法，而在选用版本的原则，学会选用善本医籍；学习校勘时，重点了解校勘的意义及各种不同校本的特点，学会选用精校本等。

《中医文献学》是对中医学文献的系统介绍，不是文献选读，故本教材不可能对中医文献的原文作直接讲解。但要学好《中医文献学》，必须配合一定数量的文献原著阅读，才能

获得较好的体会和效果。介绍各类文献源流时，需尽量多接触文献原著，先对原著的概况有一基本了解，以便今后查检和研读。由于古医籍在中医文献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因此，提高医古文的综合阅读能力是学好《中医文献学》的基础。

中医文献中蕴含了历代劳动人民与疾病斗争的丰富知识和经验，是对中医专业教科书的重要补充。通过《中医文献学》的学习，要掌握中医临床各科文献的脉络要略，以便今后深入研读、发掘、利用文献原著，开发中医文献资源来解决临床各科的疑难问题，拓展治病思路，丰富治病方法，提高中医的临床水平。

学习《中医文献学》，要着重了解各类中医文献的著作系统和学术源流，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就势必联系到《中医各家学说》。《中医各家学说》以医家和学派为研究单元，以学说为中心，引文献而证学说；而《中医文献学》的主要任务是整体阐述中医各类文献的概况，借助各家学说来揭示文献间的学术源流。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学习中需互相联系，互相印证。

中医专业教材中的中医药学术体系是建立在对传统中医药文献进行整理研究的基础上的。学习《中医文献学》，应联系中医基本理论，更好地把握中医药学术体系，并比较和发掘中医文献中与教材论述有差异的地方，以启发研究思路，补充和发展中医药理论。

三、历代中医药文献概况

中医学知识的传布流通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口耳相传的时期之后，随着文字的发明及各种文献载体的先后运用，扩大了这些知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传递范围，也为后人都能把过去的思想与经验积累起来创造了条件，大大推动了本门学科的发展。

《礼记·曲礼》谓：“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孔颖达引旧说云：“三世者，一曰《黄帝针灸》，二曰《神农本草》，三曰《素女脉诀》……若不习此三世之书，不得服食其药。”这是我国最早的有关中医文献的记载，同时也标志着中医药学经过不断积累，开始出现类似总结性文献。自秦汉以后，著书立说，蔚然成风，据2007年12月出版的《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所载150家图书馆（博物馆）收藏的截至1949年以前出版的中医药图书即达13455种，此外尚有大量亡佚的著作。兹仅就历代中医文献概述如下。

（一）先秦两汉时期

就现存传世古医籍而言，尚未见秦代及其之前的作品，是否与秦始皇焚书有关亦不得而知。“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上述可见，汉朝兴起，采取了极为有效的措施，广泛搜集整理流存于民间的各种书籍。这是第一次由国家组织的大规模文献整理活动，“侍医李柱国校方技”，也是我国首次由官方进行的医籍文献整理工作。由于统治阶级认识到“书缺简脱，礼坏乐崩”，故将整

理文献与治理朝政紧密联系起来。如此，一方面加强了对古籍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另一方面则推动了各个专业的杰出人才著书立说，有力地促进了包括古典医籍在内的各种文献的传布流通。

据《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所载秦汉间的医药著述：医经类有《黄帝内经》《（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白氏）旁篇》，计7家；经方类有《五藏六府痹十二病方》《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五藏六府瘅十二病方》《风寒热十六病方》《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五藏伤中十一病方》《客疾五藏狂颠病方》《金创痈疽方》《妇人婴儿方》《汤液经法》《神农黄帝食禁》，计11家；房中类有《容成阴道》《务成子阴道》《尧舜阴道》《汤盘庚阴道》《天老杂子阴道》《天一阴道》《黄帝三王养阳方》《三家内房有子方》，计8家；神仙类有《宓戏杂子道》《上圣杂子道》《道要杂子》《黄帝杂子步引》《黄帝岐伯按摩》《黄帝杂子芝菌》《黄帝杂子十九家方》《泰壹杂子十五家方》《神农杂子技道》《泰壹杂子黄治》，计10家。以上医药古籍共4类、36家。

1973年，在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帛书和简策，其中有古医书14种，涉医帛画1种。原件大多未题写书名，亦无序、跋及著者姓名。为整理和研究工作的需要，帛书整理小组据原书主题拟定书名如下：《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乙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却谷食气》《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十问》《天下至道谈》《合阴阳》《杂禁方》《导引图》。

基本可以肯定，马王堆医书与《汉书·艺文志》所载均属西汉及其以前作品，其中医经类是阐述人体生理、病理等基础理论及用针石汤火诸法治病的著作；经方类是阐述药物配制及调剂处方的著作；房中类是研究性医学、性保健方面的著作；神仙类是研究养生、按摩、导引等方面的著作。虽然《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所列医籍已大部分亡佚，但从其书目及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简帛足以窥见此一时期的医学发展及文献著述概况。

在这一时期，中医学四大经典著作《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及《伤寒杂病论》相继编撰完成，不仅使中医学从认识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的片断知识发展到形成系统的基础理论，而且使药物治疗经验上升为本草学理论，更重要的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创立了辨证论治的体系。上述几部专著的问世，标志着中医基本理论体系初步形成，奠定了后世中医药学发展的基础。

（二）晋唐时期

魏晋南北朝的文化中心南迁及释、道两教的兴盛，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包括医学在内的科学文化的发展。杨坚建立的隋朝统一了中国，其后唐代的强盛则使社会经济文化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医学也获得了迅猛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医学文献的编撰整理亦出现了可喜的局面。仅从三部记录这一时期图书流传情况的史志目录所载，即可窥其一斑。

《隋书·经籍志》著录医书256部、4510卷。其内容包括：医经、针灸明堂、脉经脉诀、五脏、病源、辨证、女科养胎、痈疽、疟论、养性养生等62部、326卷，本草、食经服饵41部、337卷，经验方书124部、3633卷，炼丹服石20部、197卷，兽医9部、17卷。

《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医书 136 家、3962 卷。其内容包括：医经、针灸明堂、脉经脉诀、脏腑等 26 家、173 卷，医术本草、食经、养生、病源、经验方书等 110 家、3789 卷。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医书 155 部、4277 卷。其中包括明堂经脉类：医经、针灸明堂、脉经脉诀、脏腑及图等 35 部、231 卷。医术类：五脏论、病源、伤寒论、痈疽疮肿论、消渴论、脚气论、口齿论、养性摄生、房中秘术、名医传记、本草、食经食疗、经验方书、炼丹服石等 120 部、4046 卷。

上述 3 部书目所载内容虽有重复，其中大部分亦已亡佚，但据此可证晋唐时期的中医药学文献出现了如下几个特点：医学分科逐渐向基础理论和各科临床拓展，如医经的注释、脏腑理论、病因病机、诊法辨证、养性摄生、本草食经及内科、外科、妇科等有关病证（如消渴、脚气、痈疽、胎产）均有专书论述。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搜集整理经验方书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诸家所集方书几乎达 1 万卷，十分有利于中医药学的薪传不绝。

另外，根据对现存古医籍的研究，这一时期由于官方的重视，敕令编修了多种堪称标准典范的医书。不少著名医家也开始整理注释流存于世的古典医籍，搜集编撰的经验方书也成为这个时代中医文献的标志，不少专科内容开始从综合性著作中分离出来而以专门著作问世。具体如下。

1. 医学典籍的整理

古医籍文献辗转流传，难免讹误，特别是在手工抄刻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脱文讹字、衍文增句、妄删误改、缺页错简等问题，即所谓“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加之时代的变迁及语言文字的变化，诸多古典医籍的词语文义已难尽解。凡此等等，导致古医籍文献义理混淆，影响了医学理论的普及与发展。不少著名医家、学者开始关注和参与，开创了古典医籍的整理注释工作。流传至今或部分内容保留下来的著作主要有：晋·王叔和搜集整理的《伤寒杂病论》，梁·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隋唐·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唐·王冰次注的《黄帝内经素问》，唐·杨玄操据三国时吕广《黄帝众难经》而注的《难经》等。经过各个医家的整理注释，几部经典著作得以保存下来，为后世的不断研究、发挥提供了较为真实可靠的资料。

2. 官方编修的医书

隋唐时期，官方重视医药学的特色之一，即由官方组织编撰了多种医书以颁行天下。隋文帝敕撰的《四海类聚方》，洋洋 2600 卷，开后世官方编修巨型方书之先河，其后隋炀帝敕撰《四海类聚单要方》300 卷、唐玄宗撰《广济方》、唐德宗敕撰《广利方》，惜均已亡佚。现存于世者有：隋·巢元方、吴景贤等奉敕而撰的《诸病源候论》，隋唐·杨上善奉敕撰注的《黄帝内经太素》，唐·李勣、苏敬等奉敕编纂的《新修本草》。官修医书多由名医大儒主纂，基本代表当时的医学水平，不仅能为本朝提供范本医籍，对后世医学发展也有较大影响。

3. 本草文献的分化

晋唐也是本草学大发展时期，相关著作的种类及数量均较前代剧增。例如：《隋书·经籍志》著录本草、食经服饵著作 41 种、337 卷；《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本草著作 25 种、

131 卷，著录食经服饵著作 14 种、231 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本草著作 39 种、303 卷，著录食经服饵著作 19 种、257 卷。透过这些数字并参考各部史书所载，可以考见本草学在向下一级学科分化。出现了诸如：药用植物学类的《种植药法》《种神芝》《种芝经》《本草图经》《灵秀本草图》《芝草图》等，药物采集类的《入林采药法》《太常采药时月》《四时采药及合目录》《四时采取诸药及合和》等，药物炮炙类的《雷公炮炙论》，药物命名及分类的《药类》《药目要用》《石药尔雅》《诸药异名》《本草音义》等，药性药用类的《本草药性》《本草用药要妙》等，食物本草及服法类的《食经》《老子禁食经》《食馔次第法》《四时御食经》《食疗本草》等，甚至还有《疗痈疽耳眼本草要妙》等专科用药的著作。上述绝大多数文献已经亡佚，其内容被收录在当时及后世编撰的一些本草著作之中。

现存于世者，除《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之外，尚有南朝刘宋·雷敩的《雷公炮炙论》，唐·梅彪的《石药尔雅》，五代李珣的《海药本草》。

4. 经验方书的编撰

从《汉书·艺文志》所载经方 11 家及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等已可看出，人们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为了不断提高疗效，十分重视经验的积累与搜集，可见整理编撰经验方书具有悠久的历史。魏晋至隋唐时期，不仅官方重视，民间从事这项工作的也大有人在，上述史书书目所载即是明证。另外，任应秋教授仅从现存医学文献中粗略考证，此一时期亡佚而其部分内容尚可考见者就有 26 种、510 多卷。流传至今的经验方书主要有：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唐·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唐·王焘的《外台秘要》。这几部经验方书，不仅反映了当时的医学水平，而且保存了大量亡佚的唐以前古医籍文献。

5. 专科著作的问世

人们在防治各种疾病的过程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而带动了对医学理论的深入钻研，并逐渐认识到医学内容的复杂性，医学分科已渐明显。

首先是在综合性医书中单列专章，论述有关专科的内容。如早期《金匱要略》中的妇人三篇，其后《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均分别列有内、外、妇、儿、五官、针灸、骨伤科及基础理论等专章。

随着一些医学专科的相对成熟，有关著作亦应运而生。诸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即为明证。

《隋书·经籍志》：王琛撰《推产妇何时产法》、不著撰人《黄帝素问女胎》《黄帝养胎经》《六甲贯胎书》《产乳书》《产经》《推产法》《杂产书》《产图》《杂产图》《小儿经》《华佗观形察色并三部脉经》《三部四时五脏辨诊色决事脉》《辨病形证》《五脏决》《五脏论》《疟论并方》《彭祖养性经》《墨子枕内五行纪要》《养生注》《养生术》《引气图》《导引图》《养身经》《养生要术》《养生传》《素女秘道经》《郊子说阴阳经》《徐大山房内秘要》《玉房秘诀》《新撰玉房秘诀》及葛氏撰《序房内秘术》。

《旧唐书·经籍志》：《三部四时五脏辨候诊色脉经》、张湛《养生要集》、葛氏撰《玉房秘术》、冲和子《房秘禄诀》。

《新唐书·艺文志》：《延年秘录》、崔知悌《产图》《黄帝十二经脉明堂五脏图》、段元

亮《病源手镜》、甘伯宗《名医传》、王超《仙人水镜图诀》、吴竞《五脏论应象》、裴璇《五脏论》、刘清海《五脏类合赋》、裴王廷《五色傍通五脏图》、张文懿《脏腑通元赋》、段元亮《五脏镜源》、喻义《疗痈疽要诀》《疮肿论》、沈泰之《痈疽论》、青溪子《消渴论》《脚气论》、李暄《岭南脚气论》《脚气论》、郑景岫《四时摄生论》、邵英俊《口齿论》《排玉集》。

另有不少专科经验方书，恕不一一列举，但据上述书目足见当时医学专科著作的概貌。

专科著作的问世，一方面说明该学科的成熟程度，另一方面也为其不断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流传至今的医籍，大致分为以下两类。

基础理论类：汉魏·华佗《中藏经》《内照法》，晋·王叔和《脉经》，敦煌卷子残本《明堂五脏论》《张仲景五脏论》，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

临床类：针灸学专著，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外科专著，龚庆宣《刘涓子鬼遗方》；妇产科专著，唐·昝殷《产宝》；儿科专著，唐·佚名氏《颅囟经》；骨伤科专著，唐·蔺道人《仙授理伤续断秘方》。

（三）两宋金元时期

宋代印刷术的普及和造纸业的发达，促进了印刷事业的发展，为新书著述和文献传布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仅《宋史·艺文志》所载医书即达 509 部、3327 卷，其种类大大超越了前代。宋政府注重医学人材的选拔与培养，在建立并完善医学教育和医生考试制度的过程中，精选了相应的教科书，为当时及后世保留了不少堪称范本的医药书籍。宋元理学流派的学术研究之风，对医学理论的探讨也产生了很大影响，金元医学流派的学术争鸣及学术融合，带动了整个医学的进步，新理论、新观点的相继涌现，促使大量有影响、有价值的著作纷纷问世。这一时期的医学文献著述情况，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官方整理编撰的医书

宋代官方对医药颇为重视，不仅在医籍的整理与校勘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还组织了大量人员编写医药书籍。

（1）医籍的整理校勘 据有关文献记载，自开宝六年（973 年）重订《神农本草经》20 卷起，曾进行过 5 次较大规模的医书校勘工作，其中尤以嘉祐年间（1056 年～1063 年）的校勘影响最为深远。当时各地医书极缺，流传民间者除经天圣四年（1026 年）集贤院校正的《黄帝内经素问》《难经》《诸病源候论》外，余皆多有讹伪。正如时任枢密院使的韩琦所言：“医书如《灵枢》《太素》《甲乙经》《广济》《千金》《外台秘要》之类，本多讹舛。《神农本草》虽开宝中尝命官校定，然其编载，尚有所遗。”可见即或是北宋前期校定颁行的医书亦有讹漏。因此，诏令编修院设置校正医书局，命掌禹锡、林亿等人并为校正医书官，先后详细校勘了《黄帝内经素问》《伤寒论》《金匱要略方论》《金匱玉函经》《脉经》《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书，以“官方定本”的形式颁行全国。经过这次考校与整理，使“学方有所本”。

（2）其他医书的编纂 宋代朝廷还几次组织医官与医家编纂医药书籍，内容涉及多个方面。譬如：除已经亡佚的贾黄中等奉诏编纂的千卷巨著《神医普救方》及专为治疗南方

疫病而撰的《庆历善救方》之外，太平兴国中王怀隐奉敕所编《太平圣惠方》、政和御制《圣济总录》，则是流传至今的集方剂学及治疗学之大成的大型方书；大观中陈承、裴宗元、陈师文等奉敕所撰《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为官方颁布的医方制剂规范；两宋先后撰集的《开宝本草》《嘉祐补注本草》《大观本草》《政和本草》《绍兴本草》等，乃各个时期的国家药典；宋徽宗御制的《圣济经》，系诏颁天下学校教学所用的基础理论类医籍；王惟一奉旨所撰《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则大大方便了针灸教学与临床。

由官方组织整理编纂医药书籍并颁行全国，有利于中医药学朝着正确的方向规范性地发展。

2. 民间编纂的医籍

宋臣编校医药书籍，为医学知识的普及和医疗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社会上更多的专业人员参与医籍文献的整理、编撰，大大促进了中医药学的发展。例如《宋史·艺文志》载有《黄帝内经》《难经》及其相关研究的著作达20种、94卷，《伤寒论》及其研究著作达23种、103卷，各种经验方书达164种、789卷，本草食经类书籍达50种、209卷。较具代表性的著作有：高若讷《素问误文阙义》、不著撰人《素问医疗诀》、刘温舒《内经素问论奥》、不著撰人（当为侯自然）《秦越人难经疏》、宋庭臣《黄帝八十一难经注释》、庞安时《难经解义》、高若讷《伤寒类要》、不著撰人《伤寒要法》、朱肱《南阳活人书》、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严器之（当为成无己）《伤寒明理论》、初虞世《古今录验养生必用方》、沈括与苏轼《苏沈良方》、沈括《良方》、娄居中《食治通说》、郑樵《食鉴》、不著撰人《制药论法》、不著撰人《用药须知》等。另据《中国医籍考》所载，这一时期研究《黄帝内经》的著作有15种、40卷（其中6种未标明卷数），研究《难经》的著作有24种、45卷（其中12种未标明卷数），研究《伤寒论》的著作达109种、290卷（其中32种未标明卷数），民间编撰的各种经验方书计263种、1525卷（其中61种未标明卷数），本草食经类书籍有41种、216卷。其内容虽与《宋史·艺文志》著录有所重复，但亦说明此时研究发挥古典医籍与搜集整理民间验方已蔚然成风，其中著名者有刘完素《素问药注》、李浩《素问钩玄》、罗天益《内经类编》、朱震亨《素问纠略》、李嗣《难经句解》、张元素《药注难经》、钱乙《伤寒指微论》、李辰拱《伤寒集成方法》、郑樵《鹤顶方》、危亦林《世医得效方》、不著撰人《日华子诸家本草》、寇宗奭《本草衍义》、忽思慧《饮膳正要》、吴瑞《日用本草》等。上述可见，在继承前人广泛搜集整理本草验方的基础上，人们对中医理论的研究力度也在加大，特别是对《黄帝内经》《难经》及《伤寒论》等古医经进行的深入研究，只可惜部分著作已经佚失。

3. 专科著作的发展

宋代医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及治疗技术的提高，使医学分科较隋唐更加精细，相关著作的刊行出现了种类多、数量大、质量高的特点。例如：《宋史·艺文志》载有藏象、病源、诊法、运气、养生等基础理论类著作84种、228卷。《中国医籍考》则更录有吴简《欧希范五脏图》、杨介《存真图》、朱肱《内外二景图》等解剖学专著。二部书目中收录的内、外、妇、儿、眼、口腔、针灸等科著作，亦较前代有大量增加。

王冰次注《黄帝内经素问》将“七篇大论”补入之后，运气学说便开始引起后世医家